

## 《挪威的森林》人物形象分析

2012213260

凤子璇

**摘要：**从《挪威的森林》里，我看到了孤独和寂寞，看到了悲哀和无奈，看到了那被压抑被扭曲的感情和欲望，看到了成长的痛苦，看到了一张张带着面具的脸。让我试试揭下这些面具，看看里面都是什么面孔。我会将这本小说中的所有描写当成一个严肃真实的悲剧故事。希望这样的悲剧不要在你我身上重复

**关键词：**挪威的森林；人物

渡边很孤独的一个人，不被人理解也不求被人理解，喜欢徒步旅行、游泳和看书，不主动的去和别人接触，也不排斥去和别人交流，轻微自闭。生活随意，似乎没有什么追求。“若问自己现在所做何事，将来意欲何为，我都如坠雾中”。渡边看起来没有太多的欲望，所以不用去面对太多的诱惑。唯一看上去不道德的，就是他二十岁左右就和八九个女孩睡过了。在和永泽、木月、直子、绿子以及玲子的交往中，渡边一直处于比较消极被动的状态，很少主动出击。甚至在和女孩上床的时候也往往是女孩采取主动，不管是文静腼腆的直子、活泼大方的绿子还是年龄几乎比渡边大一倍的玲子。渡边没有主动的去爱过谁；直子是木月的女朋友，是渡边的好朋友；绿子认识渡边只是一个偶然，并且当时她已经有男朋友了。渡边总是非常的慢热，随着时间的发展，情不自禁的爱上了直子，爱上了绿子。从这一点看，渡边其实和永泽是一致的。渡边说过，他不喜欢被什么东西束缚住，为此甚至戒了烟。如果爱上一个人，就要去承担责任，那就是在被束缚了。渡边很温和，“不愿被别人压制，也不去压制别人”。绿子曾经加入的那个社团，男孩们要求女孩们去做饭团；绿子的男朋友甚至不允许直子穿白色以外的内裤，这些都是压制行为。渡边和绿子在一起的时候不曾提出过类似的要求。绿子穿着超短裙出现在渡边的宿舍门口，喋喋不休的跟渡边说着自己的性幻想，渡边也只是温和的反对，没有勃然大怒。渡边是一个不会给别人带来压力的人，所以他身别的人都可以很放松，比如直子和绿子。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渡边往往是安静的倾听者，耐心的听着对方喋喋不休的倾诉。这一点渡边和绿子在一起的时候表现的非常明显：活泼好动的绿子，总是喋喋不休的对渡边说着话，而渡边耐心的听着，简单的应答着，偶尔说几个冷笑话。如绿子所说，“或者你有一种让人心里坦然的能力也未可知”。直子、绿子以及玲子在和渡边在一起的时候都比较有安全感，建立信任感。比如绿子和渡边一起睡在书店的时候，绿子说“我，那之前就已决定相信你，百分之百地。所以即使那时候我都能放心大胆地只管睡。心想和你在一起不要紧，用不着担心。”很遗憾，这种安全感和信任并不总会带来爱情。直子信任渡边，在渡边身边很有安全感，但是却不曾爱过渡边。

永泽曾经说渡边非常的“地道”。在我看来，“地道”就是自己做的事情就是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对自己真诚，为自己而活。渡边的强大在于，渡边坚持自己的独立性，他选择成为自己，而不是社会要求他成为的人，坚持做自己愿意做的，不做违心的事情，诚恳不伪善，不在乎别人眼中的自己是什么样子的，不在乎自己对别人会有什么影响，不在乎忍受寂寞和孤单。绿子这样所渡边：“在别人眼里，你是个不被人喜爱也觉得无所谓的角色。”这种行为有时也是一种自私，比如他再高中的时候和一个女孩睡觉，然后却抛弃她。相比之下，直子、木月、永泽都没有这种独立：直子非常在乎自己给别人带来的麻烦，木月则一心想成为别人眼中的强者，永泽则主动的适应社会的规则，即使那不是自己喜欢的。为别人而活，而不为自己而活，这看上去很高尚，不是吗？可是，这是错误的。“当你为别人而活的时候，固然是好的，但为自己而活却不是恶的。”纪伯伦如此说。整个日本社会就是这样

一个扭曲了的社会。每个人都只不过是社会中的一个零件，强调社会规范而无视个人的追求。

渡边并不坚强，道德上他也不是圣人君子，也没有太多的约束。在非常寂寞的时候，渡边一样跟着永泽去酒吧找女人，和一个个女孩睡觉，一夜之后互相忘掉。渡边说，“有的时候需要得到温暖……如果没有体温那样的温暖，有时就寂寞得受不了。”

渡边最终还是决定要长大，他对自己说“但我绝不抛弃她（直子），因为我喜欢她，我比她顽强，并将变得愈发顽强，变得成熟，变成大人——此外我别无选择。这以前我本想如果可能的话，最好永远十七、十八才好，但现在我不那样想。我已不是十几岁的少年，我已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。喂木月，我已不再是同你在一起时的我，我已经20岁了！我必须为我的继续生存付出相应的代价！”

人总是要长大的，并为此付出代价，如圣徒一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。

木月是一个个性被压抑的少年。当直子、木月、渡边三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木月是主导话题的人，没有他直子和渡边就只会保持沉默。但是木月自己很清楚，自己不是一个很健谈的人。他在别人面前表现的自己，完全是一个带着面具的演员。直子这样对渡边描述木月：

“他那人，在你面前总是那样，拼命掩饰自己脆弱的一面。木月他肯定是喜欢你。所以才尽可能只让你看他好的那方面。但和我单独在一起时可就不同了，那逞能劲头就没有了，真是心情说变就变的人。”“他总是想改正、提高自己，却总是不能如愿，又是着急又是伤心。本来他具有十分出色和完美的才能，却直到最后都对自己没有信心，那个也要干，这里也得改——头脑里转来转去的净是这些东西。可怜の木月！”木月的内心有着太多的冲突。木月根本不知道自己要成为怎样的一个人；他想要成为的，是别人眼中的强者，但是这种强者他做不来，又不愿意面对这个现实。好比一个没有天分的却一心想要成为达芬奇一样的画家，总是发现自己做不了达芬奇，总是生活在沮丧中。

木月一直压抑着自己，扮演着别人。他是一个没有自信的人。自杀之前，他和渡边去打桌球，认真的要赢渡边，大概也是为了获取一些信心，做为临死前最后的慰藉。扮演别人是很痛苦的事情，是永远不会成功的。最终，木月无法解决这种矛盾，自杀。和大多数的日本人一样，木月不是一个勇敢的人。日本民族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了懦夫的民族，遇到问题的时候，采取的解决方式是否认问题的存在，然后极力回避问题，很少有敢于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勇气。自杀只不过是逃避问题，根本不能解决问题。

永泽实际上正式木月的对立面，是木月想要去做的“典型的成功男性”：出身豪门，天赋禀异，东大毕业，事业有成，精明强干，放浪形骸。渡边和永泽在一起的时候，主导场面的是永泽；和木月在一起时，主导场面的是木月。不同的是前者游刃有余，而后者只是在强颜欢笑。永泽确实对初美毫不负责，根本就不爱着初美。永泽说，“我没有同任何人结婚的念头。这点对初美也说得明明白白。所以嘛，初美如果想同某人结婚也是可以的，我不干涉；要是不结婚而想着我，那她就等。就这个意思”。在永泽看来，婚姻是一种束缚，而初美不过是一个不错的女人而已。

事实上，日本人的文化里根本不鼓励男性对家庭尽责任。看起来，家庭只不过是公司的一部分，其作用是让男性有一个睡觉、吃饭的地方，让男性完成生育的社会责任而已。男人除了赚钱以外对家庭几乎没有任何责任，甚至对妻子都没有太多的责任。虽然这个趋势在发生变化，政府开始鼓励男性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，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

永泽是非常诚实的人，表现在对自己的虚伪好不掩饰。“和素不相识的女孩睡觉，睡得再多也是徒劳无益，只落得疲劳不堪、自我生厌，我也同样。”永泽的软弱在于，他根本不想做自己，根本不想去反抗社会，反而去主动的顺应社会，很主动的扮演绅士的角色，并且似乎乐在其中。如果说，渡边是一个贫穷的流浪乞丐，那么永泽就是一个富有的安乐奴才；前者可以拥有自由，而后者永远不是自己的主人。

**参考文献：**

- [1]何乃英：《谈“村上春树现象”》，《百科知识》第3期，1997年3月，第34页。
- [2]邢灵君：《村上春树在中国——当代中国文学思潮下的村上热初探》，《西北大学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，第35卷第2期，2005年3月，第168页